

莫一作品

MOTYI
WORKS

BUFU XIANGSI
BUFU JUN

下

不负相思 不负君



断情心殇犹似梦
相携又恐误倾城
世间安得两全法
不负相思不负君

薄情腹黑萝莉
狡黠少年天子

《权力的游戏》
中国版
古代版
《溱心风暴》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不负相思 不负君



BUFU XIANGSI
BUFU JUN

莫一一作品
MOYIYI WORKS

下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负相思不负君：全2册 / 莫一一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317-3276-1

I. ①不… II. ①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7980号

不负相思不负君（全二册）

策 划 / 北京记忆坊文化
作 者 / 莫一一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牟国煜
特约编辑 / 单诗杰
装帧设计 / 80零·小贾
书名题字 / 沈 志
封面绘图 / 三 乖
内文排版 / 段文婷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670×970 1/16
印 张 / 34
字 数 / 650千
版 次 / 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 / 2014年5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 价 / 59.80元（全二册）
书 号 / ISBN 978-7-5317-3276-1

CONTENTS 目录

107	091	070	053	033	023	001
第七章 妖孽	第六章 苏醒	第五章 借胎	第四章 断腕	第三章 往事	第二章 追查	第一章 身世

263	241	225	204	182	163	143	123
番外 多年以后	第十四章 执手	第十三章 死别	第十二章 反目	第十一章 报仇	第十章 树倒	第九章 平反	第八章 灭亲

第一章 身世

鞭炮声中，沈青砂抬手微微挑开车帘，远远瞧见沈府阖家大小早已候在门外，嘴角轻轻一挑——原来这就是戏文里说的衣锦还乡。

马车在沈府门前停稳，沈青砂扶着内监应一寒，仪态万千地走下马车。沈子寅平静地打量她一眼，看不出是喜是悲，而后领着身后一众家小齐齐跪下，恭恭敬敬道：“臣沈子寅携家眷参见沈婕好。”

目光平平扫过一旁跪着的沈夫人，她淡淡一笑道：“都是家里人，不必拘礼，起来吧。”

口中说得客气，却是连虚扶一下的动作都懒得做。许多年前无数次想象着将这个女人踩在脚下的场景，如今梦想成真，她才发现自己心中并无多大欣喜。

众人依言起身，簇拥过来将她迎进大门。

进门后，礼部的官员又是一番宣旨打赏，沈家众人一遍遍地谢恩，沈青砂在一旁无所事事地看着，无聊到快要睡着时，那厢一众人等终于折腾完毕，可时间也已经是午时了。领头的那位礼部官员很明白事理地谢绝了沈子寅留他用饭的客套话，领着那浩浩荡荡的车队利索地离开。

被众星拱月般迎进正厅，屋中早已摆好了一桌家宴，沈子寅将她让到上座，她也懒得故作推辞，径直走过去坐了，“大家都坐吧。”



桌上菜色繁多，色香味俱全，难得的是多数都是她在宫中爱吃的，看来沈夫人也算用心了，只不过现在才想到来示好，这算盘打得太精，想得太美。折腾了一上午，照理是该饿了，可不知怎的，沈青砂极为罕见地——没胃口。随便吃了几口又喝了半碗汤润润喉，她便搁下碗，沈家另三人也只好跟着搁下筷子。

放下漱口的杯盏，接过后应一寒递上的茶盏，沈青砂低头轻轻吹了吹，声音平平道：“不知父亲饭后可有闲？女儿有些事想要请教。”

这话听着是对沈子寅说的，沈夫人却听得明白，这是在对自己下逐客令了，当下拉着沈青瓷起身，行礼道：“妾身先行告退。”

无可无不可地点点头，沈青砂抬眼目送沈家母女离去，然后缓缓搁下手中茶盏，“这么好的一桌菜，浪费掉太可惜了，你们吃吧。”应一寒扶着她站起来，她静静看着自己的父亲。

良久，试图从沈青砂脸上看出些端倪的沈子寅挫败地轻叹一声，“去书房吧。”沈青砂点点头，自顾自走了出去，沈子寅伸手按按眉心，起身跟上。

直到两位主子都没了踪影，立在屋中伺候的一众侍婢才终于意识到沈青砂刚才那句话是对他们说的。看着那满满一桌几乎没动几口的美味佳肴，众人对视一眼皆在对方眼中瞧见了欣喜，瞬间对这位主子好感倍增。

沈子寅的书房是一座二层阁楼，一层是满满当当几大柜子的书籍和卷宗抄本，二层则是他平日议事的地方。令应一寒在门外等着，沈青砂跟着沈子寅登上二楼。

一面示意女儿坐下，一面推开阁楼的窗户，他这书房选址可谓极佳，从这个窗户看出去，恰好可将沈府大门到前院的景色尽收眼底。隔着一张案几，父女俩相对而坐，沈青砂微微一笑，露出两个可爱的酒窝，很单纯很乖巧的模样，“女儿心中有些疑问，不知父亲能否如实解答？”

她竖起一根指头，笑眯眯问：“第一个问题——我是爹亲生的吗？”那笑容完美无缺，少一分不足，多一分则过，将她内心的紧张情绪尽数隐于假面之下。

显然没想到她一上来就问得这么直接，沈子寅微微一愣，却又好似松了口气似的答道：“是。”

沈子寅不知道听见他说出这个答案，沈青砂其实也暗自松了口气，她今日面具戴得格外严实，假面之上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沈子寅只是看见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而后自语道：“我想也是，以爹的年纪，不太可能有哥哥那么大的孩子。”

有点跟不上她跳跃的思维，沈子寅不动声色地淡淡反问：“十七岁得子有何不正常？”

“的确，父亲十六娶妻，十七得子，时间完全对得上。不过，小孩的岁数最好



作假了，不是吗？”

静默中，沈子寅缓缓靠上椅背，“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的？”

“沈青瓷出生之后。”沈青砂老实答道。

沈子寅轻轻笑了一声，好奇道：“居然从那么早就开始怀疑了？为什么？”

“那时我只确定了哥哥不是赵氏所生，她的态度太明显。”伸手拿了桌上的茶点来吃，“第二个问题——我娘究竟是什么人？”

沈子寅眼神微黯，却也知道没有再瞒下去的必要，沉吟片刻缓缓道：“当年青氏一族因为牵扯进皇位争斗，被先帝下旨灭门抄家，成年男子全部斩首，十四岁以下男丁流放，女子皆充为官妓。你娘……正是青家三女，上面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他一面说一面小心翼翼打量着沈青砂的神情，然而，出乎意料地，青砂相当平静。

她微一颌首，接着问道：“第三个问题——哥哥是谁的孩子？”

“他是你舅舅的遗孤。”

“所以——我和哥哥便只能算作赵氏所出，因为我们是罪臣之子，身世见不得光。所以，娘的牌位是当真留不得，是我错怪您了。”

听她理智平静地说出这番话，沈子寅只觉十分心酸，“我本希望你一辈子都不知道，现在，你更不该知道……青砂，莫要恨皇上。”

沈青砂闻言轻轻一笑，“‘父债子偿’这句话我一直都觉得非常荒唐，我连赵氏都可以不恨，怎么会恨皇上？”

虽然沈青砂理智得让他有些讶异，但听她如是说，沈子寅仍是松了口气，细细叮嘱道：“如今你已入宫，身份不同往日，此事便更加不能让人知道。后宫钩心斗角无所不用其极，若是被有心人知道加以利用，这沈府上下满门怕是都不能善终。”

沈青砂低着头，也不知有没有将他的话听进去，沉默了一会儿，慢吞吞道：“嗯，我知道，回宫后我会和皇上商量商量，看看如何处置。”

沈子寅愣了愣，旋即很欣慰地笑了起来，“连这种事都可以和皇上商量，看来皇上对你当真是极好的。”微笑间，目光透过开着的窗户看见一个身影急匆匆从大门走进来，脚步不停直奔内院而去。

收回目光，沈子寅忽然问：“青砂，你真的有了身孕？”

沈青砂眨眨眼，笑容如常，“爹什么意思？”

“你跟我来。”并不多言，沈子寅利落地起身下楼。

一楼的屏风后，沈子寅拉开一块地砖，露出一条向下的暗道。沈子寅端起烛台，引着她往前走，穿过一段一人宽的狭窄通道，眼前忽然出现一间四四方方的石室。随着沈子寅点亮四面墙上的蜡烛，沈青砂看清了石室的全貌。这似乎是一个祠



堂，一张巨大的供桌上排列着很多牌位。

在众多的牌位中，沈青砂一眼便瞧见了那格外显眼的——爱妻沈门潼之位。心头微微一动，蓦地不知该如何形容自己此刻复杂的心情。

沈子寅却没有注意到她的神情，点完蜡烛便向着供桌的那面墙走去。沈青砂随着他望过去，只见那面墙上很怪异地嵌着两个茶盏。正好奇着，沈子寅已将耳朵贴上其中一个，然后示意她也附耳过去，虽然心中疑惑，不过沈青砂还是照做了。

刚贴上便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夫人，王大夫来了。”而后是赵氏的声音，“你们都出去吧。”

沈青砂眨眨眼，耳朵微微离开茶盏，声音便听不见了，贴上去又有声音了。她很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嵌在墙上的茶盏，琢磨着他们现在应该是在赵氏房间的正下方，不过这茶盏里到底有什么玄机呢？正分心钻研间，只听赵氏又开口了，语气有些气急败坏，“怎么回事？！你不是说她根本不可能有身孕的吗？”

沈青砂神色微怔，赵氏口中的这个“她”指的是——自己？看了沈子寅一眼，只见他也正望过来，目光中几分悲悯，几分无奈。

“回夫人，在下对自己的医术还是有把握的。”医术被质疑，这位王大夫似乎有些不悦，声音也高了些，以至于沈青砂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当年在下便对夫人说得很清楚，沈小姐在娘胎中曾遭受重创，若非有人精通医术，打她一出生便以药浴悉心调理，她早就夭折了。而这种药浴的方子里最重要的一味便是苒萝，女子长期浸熏会导致不孕，当年我给她把脉时她便已是除非从今以后悉心调理否则绝无怀孕可能的状况了，依夫人所言，这些年她并未停止使用这种药浴，她怎么可能还会有孕？”

“可是她现在分明就怀了身孕！”沈夫人也明白王大夫分析得句句在理，可是事实摆在那里。烦躁地踱了两步，“这样，你随我过去一趟，亲自替她诊个脉。我就不信了，这丫头能有这么邪门！”

缓缓直起身，沈青砂抿着唇，长长的睫毛一闪一闪，漆黑如墨的眼中看不出喜怒。难怪这些年赵氏对她虽然处处苛难却从未断过她的药，可笑她还因此以为赵氏不过是脾气差并非那恶毒之人，原来是自己蠢。

一个朱红色的瓷瓶递到她眼前，沈子寅声音平平，“此药一月一粒，可造成喜脉的假象。”

抬头对上沈子寅的目光，她嘴角勾起似笑非笑的弧度，“爹早就知道了？”

“以你的心性，在后宫中应该能够活得很好，比嫁去南渭王府或者其他世家都好。”沈子寅似乎答非所问，沈青砂却似乎很满意这个答案。她毫不犹豫地接过药



瓶，利落地拔掉瓶塞，倒出一粒塞进口中。

知道她不能生育，了解她的心性，所以千方百计不惜被怨恨也要送她进宫，只因那是他能为她想到的最好出路。原来她这个爹只是不善表达，并非不关心她。

沈青砂的举动令他眼中一涩，忙慌乱地转开眼，“好孩子，是爹对不住你。”

“您已经尽力了。”六个字，云淡风轻，几近敷衍，听在沈子寅耳中却是莫大安慰，青砂会这样说明她全部想明白了。

如果不进宫，即使父亲能够阻止她嫁去南渭王府，以她沈家嫡女的身份必然是要嫁入官宦人家做正妻的。而那些世家大族最是看重身份，绝不会允许子嗣皆由身份低微的妾室所出，所以，作为一个不能生育的正妻只会面对两种选择，要么和离，要么允许平妻进门。无论哪一种都不是什么好下场。反倒是宫中，只要位分够高，有没有子嗣有时候并没那么重要。

伸出手想要摸摸青砂的头给她一个属于父亲的安慰，却终是没有抚上去，良久尴尬地收回手，长叹一声，“原本惊风是最好的选择，可惜了……”

不想谈论关于沈惊风的话题，她微笑着打断，“爹是为我好，我明白。”沈子寅微微一怔，沈青砂已转身取了墙上的烛台往石室外走去，微带着笑意的声音越过瘦削的肩膀传来，“再不回去，应公公怕是要唱空城计了。”

昏暗的通道中，安静得只听得见自己和父亲的脚步声，其实……并没有太过伤心的感觉，毕竟生儿育女这是她从未考虑过更遑论期待的事情。胸中飘过一缕似有似无的幽叹，不能生便不能生吧，反正后宫之中多得是想要替穆成泽生孩子的女人，也不少她一个，只是这口恶气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脑中一瞬间闪过的是穆成泽对她说的那句“青砂，不要觉得你恨错了”。

赵氏，原来我没有恨错！是你欠我的，从来都是你欠我的！现在，我要全部讨回来！哥哥，不是我要背弃承诺，是她——自寻死路！

两人原路返回沈子寅的书房二楼，等着沈夫人的到来。

“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本来没有，现在有了。”单手托着下巴，沈青砂笑咪咪地问，“爹为什么会娶这个女人？”对沈夫人的称呼从赵氏变为这个女人，她其实也并非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平静。

看了女儿一眼，沈子寅平平道：“因为青璠的身份被她发现了，她威胁我。”

“哇，强抢民男啊！彪悍！”

被调侃了的沈子寅揉揉眉心，看着眼前这个狐狸模样一点点露出来的女儿，既开心又无奈，开心是因为明显感觉青砂与他亲近了许多，无奈则是因为那双亮晶晶



的眼睛里此刻正闪烁着探究和算计交杂的恐怖光芒。

“不过，好奇怪，为什么哥哥的身份被发现可以威胁到爹？”她眨眨眼，一脸的天真，“哥哥是舅舅的儿子，这么说来爹应该是成亲前就和娘认识咯？”

作为一个主管刑狱的官员，沈子寅很敏锐地感到了一点审讯的味道，不过，显然沈青砂不是一个按照常理出牌的审讯者，因为她完全不需要沈子寅的回答，自顾自开始了推断，“所以，真相其实是：赵氏以哥哥为威胁，拆散了爹和娘，还厚颜无耻地辱骂我，虐待我，更十恶不赦地毁娘遗骨。”

不出所料地瞧见沈子寅面色瞬间一寒，那浑身散发出的冷冽之气，直让人怀疑是否温度都降了几度。沈子寅平素不苟言笑，断狱审案时更是脸黑如判官，素有冷面煞神的“尊称”，许多穷凶极恶的暴徒都能被他这张扑克脸震慑到。偏偏沈青砂完全不买账，依旧是那副笑眯眯的模样，慢吞吞总结道：“这女人还真是恶毒啊。”

慢慢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沈子寅抬头看了女儿一眼，良久淡淡吐出两个字——“确实。”

片刻错愕后，沈青砂一点点笑开来，眉眼弯弯，酒窝浅浅，让这个笑容格外温和如水，嘴唇轻启刚说了一个字，楼下便传来应一寒尖细的声音，“请沈夫人在此稍候，奴才给您通报一声。”

“那就劳烦公公了。”赵氏的声音藏不住不甘和愤怒。

阁楼上的两人对视一眼，一个神色戏谑，一个目光深沉，而后同时起身下楼。

“小主，沈夫人有事求见，您可方便见她？”应一寒一面轻声叩门，一面抬高了嗓音对着屋内喊话。

沈青砂微微一笑，觉得应一寒这话说得相当有技巧，一个“求见”，一个“可方便”，估计要让那位素来高高在上的“沈夫人”恚到内出血了。优哉游哉走下最后一级台阶，她以一种很端着架子的语气淡淡道：“让母亲大人进来吧。”

大门推开，应一寒领着沈夫人和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走进来，想来应该就是那位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王大夫了——真是助纣为虐的庸医。

应该是听见了沈青砂刻意咬重了那声“母亲大人”，赵氏的脸色并不好看。

“不知母亲急急匆匆来找女儿所为何事？此人又是何人？”懒洋洋倚在椅背上，随意把玩着桌上的一支毛笔，沈青砂努力让自己的态度极尽轻慢。

“这位是府中惯用的大夫，娘娘如今住在娘家，又是有孕之身，妾身自然要对娘娘的身体负责，所以特意请王大夫来替娘娘把把脉。”强压着怒气，赵氏竭力保持着恭敬谦卑的姿态。

“府中惯用的？我怎么没见过？”看见赵氏神情一僵，她轻笑一声，“虽然没



这个必要，不过为了让母亲安心，就让他请个脉吧。”无可无不可的语气，却让心虚的赵氏不觉惊出一身冷汗。

那位王大夫急急上前两步，伸手便要去搭沈青砂的脉，突然应一寒一声怒斥，“大胆！哪里来的乡野村夫，一点也不懂规矩吗？我家小主的千金玉体岂是你这种粗鄙之人可以碰的！”

余光瞥见那位王大夫面色铁青一副吞了苍蝇的死样，沈青砂心里乐开了花，面上还得强自端着，淡淡道：“应公公，这位大夫想来是有些紧张，所以一时忘了规矩，不用这么严苛。”

收回瞪人的目光，应一寒从怀中取出一块丝帕盖在沈青砂腕上，语气欠佳，“王大夫，请吧。”

垂首小心翼翼地搭上她的手腕，只几息间那位王大夫的手指便一僵，眼里满是诧异，呆了片刻才想起来收回手。

赵氏急急问道：“娘娘脉象如何？”

“娘娘胎象稳固，无须担心。”王大夫直起身，声音有些干涩。

“有劳王大夫了，应公公替我送送母亲和王大夫，我和父亲还未谈完。”淡淡下了逐客令，实在是赵氏那双眼里的震惊已经掩不住了，再不赶他们走，她怕自己这戏都演不下去了。

看着书房的大门重新合上，沈青砂轻轻哼了一声，估计赵氏应该不至于愚蠢到再出手害她。

“这边是打发了，不过……”沈子寅顿了顿，问，“你既然敢假孕，是否已想好了如何收场？”

被他这么一问，沈青砂才想起来还有这一茬。呃，要怎么回答，难道告诉爹，我没想，不过皇上想好了，就是他让我假装怀孕的？冷场了片刻后，她立刻开始发挥自己说谎不打草稿不脸红的特长，一脸真诚地说：“当时淑妃和音才人联合起来要陷害我，我一时情急才收买了太医作假，这不是害怕被揭穿，所以回来避一避吗！”

“自己都火烧眉毛、自顾不暇了，还有空问东问西的！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有多严重？！”沈子寅顷刻怒了。

第一次被沈子寅凶了，沈青砂有些傻眼。

吼完意识到自己失态了，沈子寅长长吐了一口气，沉声道：“到时你安心回宫，爹自有办法。”青砂的答案是他预料中最坏的一种情况，不过幸好还在预料之中。

尴尬地抿了抿唇，沈青砂讪讪道：“那……谢谢爹了。”说完，两人之间一时无言，她轻咳一声站起身，“没什么事，女儿便先回去了。”



沈子寅似乎还在沉思什么，只轻轻“嗯”了一声。

走出两步，沈青砂忽然停住脚步，用一种很随意的语气问：“既然爹对赵氏没什么感情，那么我要怎么对付她，爹应该都不会有意见吧？”

“青砂，”沈子寅突然提高声音叫了她一声，随即声音又低了下去，“别做傻事。既然皇上对你很好，你便安心待在后宫做个妃子，其他的都交给爹吧，上一辈的恩怨不该牵扯到你身上。”

不以为然地撇撇嘴，沈青砂手握住门框，“很小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过，她施加于我身上的痛苦，终有一日我会十倍奉还。从小到大我决定的事除了哥哥，谁也改变不了，您知道的。”说完，她拉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站在赵氏为自己精心准备的住处前，沈青砂只看了一眼便对一旁的婢女道：“这地方是很好，不过，我还是习惯住原先住的地方，不知可还方便？”

被问到的那位婢女忙点头，“奴婢们这就去打扫收拾，请娘娘稍候。”

“有劳。”沈青砂淡淡一笑，扶着应一寒转身出了院门，留下满院受了惊的婢女们面面相觑，心底都觉得这个婕妤大小姐好生奇怪，放着这么好的院子不要，偏要去住西北角那个偏僻阴冷的地方。

被人腹诽的某人此刻正恹恹地倚在美人靠上有一下没一下地喂池中的锦鲤，默默整理着思路：青氏，抄家，娘，官妓，哥哥，爹，赵氏，逼婚……自己！

眉梢微微一动，她叹了口气，这样说来哥哥的年纪的确是被改了，至少改小了一岁，所以哥哥应该比自己大至少七岁。七岁，六年……以赵氏的性格，好不容易抢来的夫婿当然会盯紧，怎么会允许爹和娘在六年后再次相逢，而且还有一个孩子？而自己似乎从出生起便住在永福村，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自己先天不足，差点夭折？又为何娘绝口不提爹的事情？

说真的，原本她的猜测更倾向于自己不是沈子寅和青潼的孩子，毕竟娘生得极为貌美，沈子寅即使如今看来也是姿容不凡，年轻时定然是个俊逸清隽的翩翩少年，而自己……顶多是带出去时，别人会称赞一句“哟，老沈，你家姑娘生得不错”，如此而已，实在是清秀远大于美丽，可以说漂亮却不能说绝色。相比而言，哥哥比她更像爹娘亲生的，漂亮得像个狐狸。

捏着一撮鱼食，她神色凝重。当年的事情因为牵扯到皇位争斗、皇家秘辛，可以了解到的东西实在少得可怜，将目前所了解到的信息翻来覆去理了一遍又一遍，无奈还是理不出什么头绪。愤愤叹了口气，将手中鱼食捏成个团“扑通”一声砸进水中。都怪赵氏搅局，害得爹发现自己假孕，本来还有很多想问的，这下可好，问



出了点皮毛反让心中的疑惑更多更乱了。

也许应该回去看看？运气好的话也许能找到些小时候自己没注意的线索。

垂眸看着池塘中争相吃食的锦鲤，她忽然问：“应公公，我可以信任你吗？”

应一寒微微一愣，继而恭声答道：“奴才忠于皇上，忠于小主，绝无二心。”

沈青砂轻轻笑了一声，“公公是个聪明人。”

“奴才只知道，皇上信任小主，小主也绝不会做对皇上不利之事。”

“皇上特意派你跟着我，我便知道皇上定然是非常信任公公的。”沈青砂抬起头，状似随意地问道，“公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着皇上的？”

在宫中浸染了多年的应一寒自然明白，这话既是试探也有收买重用之意，于是语气越发恭敬，“回小主，奴才进宫早，初时在刘娥宫中做些粗活，一日不慎摔了刘娥喜爱的玉镯，刘娥盛怒之下要将奴才拖出去乱棍打死。是皇上救了我，并将奴才收在身边伺候。”

施恩。沈青砂点点头，这是自古以来培养忠仆最常用也最有效的一招。

“我有一事要烦劳公公，本想让公公不要告诉皇上的，如今看来怕是不行呢。”

“小主，奴才……”应一寒有些尴尬，沈青砂这话说得仿佛他是皇上派来监视她的。

看见他窘迫的模样，沈青砂敲着栏杆轻笑，“我不方便出门，想请公公替我去市集买一套普通些的男装。”

“小主要儒衫还是胡服？”

“都行。”沈青砂停了停，问，“公公不问我要男装做什么？”

“主子的事做奴才的不该多问。而且，皇上问起来，奴才也无话可说。”

沈青砂一挑眉，这算是老实人的狡猾吗？

“姐姐，姐姐……”清脆的童声由远及近，声音里满满都是雀跃的情绪。微微一怔，她缓缓转过脸来，笑容温和恬静，“青瓷。”

不过几息，沈青瓷已经一路小跑到了她跟前，“姐姐，皇宫里好玩吗？”

“呵，青瓷觉得什么样叫好玩？”

“嗯……”沈青瓷想了想，答道，“大房子，漂亮的花园，很多人，好看的衣服首饰。”

“都有。”

听沈青砂这么说，她双眼发亮，“真的？比齐尚书家的房子还大、花园还漂亮吗？”

“当然。”沈青砂微笑着点头，眼底有沈青瓷看不懂的情绪一闪而逝。齐尚书



啊……看来淑妃利用宋知秋害自己那件事，真的是赵氏在后面搞的鬼。

揪住衣角，沈青瓷不高兴地抱怨道：“之前爹说姐姐有了身孕，家人依例可以进宫探望，可娘说什么会给姐姐添麻烦，就是不让我去。”

缓缓眨了眨眼，沈青砂悠悠道：“青瓷这么想进宫玩？那这次姐姐回宫的时候，你跟我一起回去可好？”

“真的？”沈青瓷眼睛一亮。

沈青砂点点头，笑道：“当然，只要母亲同意。”

沈青瓷顿时有些泄气，不解地问：“娘为什么就是不让我进宫去玩呢？”

“大概是怕你闯祸吧。”拍了拍她的头，沈青砂调侃道。

沈青瓷的目光落在沈青砂露出来的半截皓腕上，睁大眼睛道：“姐姐手上这个镯子真好看。”

毫不犹豫地手腕上退下来，给她戴上，沈青砂笑道：“青瓷喜欢，我怎么能不给？”

应一寒忍不住微微皱了下眉，那是上等蓝田玉雕琢的，是瀚海小国进贡之物，放眼皇宫也就这么一个。

远远地瞅见两人急匆匆往这边走来，“奴婢参见婕好。”

“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看她们一眼，不轻不重地训斥了一句，然后才问，“什么事？”

“回婕好，是夫人让我们来寻二小姐，授课的先生已经到了。”

微一颌首，对沈青瓷道：“那你赶紧去吧。”

沈青瓷有些不情愿地拉住沈青砂的袖子，“姐姐！我还没和你说几句话呢。”

“别任性，母亲都是为你好。等你上完课再来找我，姐姐屋里还有好多漂亮的首饰，你可以来挑些喜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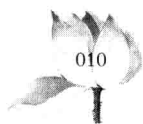
果然这句话成功起了效果，沈青瓷嘟着嘴略有些不情愿地起身，却不再缠着她了。走出去两步又回过头来，对沈青砂眨眨眼，“姐姐待会儿见。”

沈青砂对她挥挥手，笑容完美无缺却没有半点温度。小孩子真好，不开心的事转眼就能忘记，永远那么开心。

静默了好一会儿，直到回廊上再也看不见人影，应一寒这才道：“小主怎么把那么贵重的镯子随手送给二小姐了。”

沈青砂拍拍手站起身对他笑了笑，“应公公，我对这些不太在意，只要不和我抢东西吃，便是摔十个八个镯子也无妨。”

应一寒微微一愣，当年皇上救下他之后也是这么漫不经心地对他说：“我这里



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摔了也无妨，不用抵命。”他忽然明白了，为什么皇上特意将他召回来伺候沈婕妤。

次日一早，换上应一寒带回来的男装，将长发高高束起，沈青砂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晃晃脑袋，觉得格外新鲜。

趁着天色尚早，两人从后门溜出府。看着门口停着的马车，沈青砂赞许地看了应一寒一眼——不愧是穆成泽身边出来的人，办事就是让人省心，昨日自己只吩咐他去买套衣服，没想到他连马车都备好了。掀开车帘，只见车厢四周包了厚厚的棉花，中间还搁了一个炭盆，看来昨晚自己睡到半夜冻醒然后要被子、要炭盆的事情，让应一寒对她的怕冷程度有了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

心情甚好地爬上马车，闭目靠在舒适无比的车厢里养神，不知晃晃悠悠行了多久，终于听见应一寒的声音，“小主，到了。”

一个激灵，她坐起身掀开车帘，然后便愣住了。眼前的永福村令她有些错愕，村落屋舍还都是记忆中的模样，只是——火烧过后的焦黑土地，满目的断井颓垣，还有村前空地上那一片密密麻麻的坟茔……

跳下马车，她一步一步走到那些坟茔前，只见每一个坟前都有简陋的木制墓碑，上面写着坟中人的名字，字迹歪歪扭扭，似乎是小孩子的手笔——这不是官府造的坟！心跳忽然停了一拍——莫非当年那场屠村还有生还者？

在袖中握紧自己因激动而微微颤抖的双手，她深吸一口气，走进自己和娘曾经住的那间屋子，站在屋子正中，她对神情疑惑的应一寒道：“这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

疑惑的神情瞬间转为惊愕，应一寒环顾这间房屋，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两张椅子以及一个木柜，这房间里竟是简陋到连一件多余之物也没有。他有些发蒙地看着前面半臂处沈青砂平静的侧脸，一时间有些无法想象，这个身份尊贵的女子幼年竟过着如此艰苦的生活。

走到木柜前，有些费力地拉开多年不用锈蚀了的柜门，这是整间屋子里唯一可以藏东西的地方，只可惜柜子里空无一物。因为早有心理准备，沈青砂倒也没有太失望，何况这一趟来也不算一无所获，至少发现除了自己还有幸存者。

身后，应一寒突然凑过来，压低声音道：“小主，有人跟着我们。”

关柜门的手就这样僵在那里，“有多少人？”

“应该只有一个。”

吊在喉咙口的心落回肚子里，沈青砂也觉得自己很可笑，刚才那一瞬，她想的



竟然是——莫非是当年屠村的人又回来了？

耳边应一寒又补充道：“此人看起来似乎没什么恶意，只是远远跟着，不知有何意图。”

不知有何意图，那就给他制造点机会或者制造点麻烦，让他自己把意图暴露出来。

从惊吓中缓过来的某人恶劣本性开始蠢蠢欲动，她眨眨眼问：“应公公武功如何？”

“尚可。”应一寒回答得很老实。

沈青砂眼眸眯了眯，然后笑盈盈道：“我们来玩个捉鬼的游戏吧。”

半盏茶后，沈青砂轻松取得了“捉鬼游戏”的胜利，

不过看清来人后，她微微一愣，不禁有些懊恼。跟着她的人，居然是许久不见的沈惊风。

事情的经过其实是这样的——

沈惊风自南疆一路紧赶慢赶，终于在今天一早到达了京城，进城后他自然是迫不及待地直奔沈府而去，谁知，刚到门口便瞧见沈青砂一身男装打扮从后门溜了出来。一时摸不着头脑的沈惊风慢半拍地反应过来后，便鬼使神差地跟了上来。

打死他也想不到，跟到最后居然来到了这样一个地方，而沈青砂，不仅从容地在坟地里转了一圈，而后还熟门熟路地走进了一间破败的屋子。这样的青砂是他从没见过也无法想象的。心底突然有一个声音很悲哀地告诉他，沈惊风，你一点也不了解青砂了。

度日如年地等了好一会儿，终于看见青砂走了出来，她和那名玄衣男子站在门口，不知在低低地说些什么，然后那人点点头，慢悠悠往东走去，他看了两眼，刚准备转开目光，却见那人突然加快脚步，身形一闪消失在刺眼的阳光中。沈惊风一愣之后连忙去看沈青砂，这一看他傻了眼——沈青砂也不见了。

跟踪的人莫名其妙弄丢了自己跟踪的目标，沈惊风郁闷之后，义无反顾地决定去找。

只是，他刚一转弯，就看见青砂坐在左边的矮墙上，晃荡着双腿看着他。

被当场抓包的沈惊风硬着头皮，仰视着坐在矮墙上的少女。

沈青砂嘴角一勾，黑眸温和如水，勾勒出一个完美无缺的微笑，“唐公子。”

沈青砂这一声“唐公子”如同一盆凉水兜头淋下，沈惊风瞬间一凛，感到很丧气，如今的场景与他的设想实在是偏离得有些严重。

